



崧山岛 ■陈祖金

岁月悠悠

三师钢铁厂的一些往事

■朱建新文

我对钢厂的认识,最早始于上世纪的七零年左右。那时,钢厂还处在筹建工作中的初期阶段。21团为此组建了一支修路连来支援钢厂的建设,我有幸成了其中一员。我们是属于二营组建的修路排,至于其它营组建的修路排,因为从来都不在一起干过活,所以也不太熟悉。

我们的带队好像是2营的郭指导员,排长姓汪,瘦高个。修路连的主要任务就是承担从钢厂到东方红林业局一线的公路修复和保养,也包括从钢厂到20团的一小段盘山公路。原先的路面因为长年累月地不用和缺乏保养而破烂不堪,以至于到处都是坑坑洼洼,车辆难以维持正常通行。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拉来一车车的沙石去铺垫公路,填平和加宽路面,有时还要疏通和拓宽那些流通不畅的路边排水沟。

那时候还没有钢厂的水库,只有一条不足2米宽、清冽冽的山间小溪在郁郁葱葱的大森林里日夜不停地流淌。四周全是高大而雄伟的各种乔木,柞树、白桦树、水曲柳、黄菠萝、核桃楸、椴树,也混杂着一些杂七杂八的灌木丛和纠缠在一起的藤本植物,包括一些山葡萄、五味子、狗枣等,地面上常有一些长满青苔的石块和腐朽了的倒木。遍地都是腐叶层,上面长满了各种各样的野草、野花。森林里潮湿而又阴暗,有时,我也会一个人静静地在那里待上一会,面对着清澈的小溪发呆。

微风轻拂,小鸟在森林的深处婉转歌唱,此时,时间就如同静止了一般。

只有活泼可爱的花栗鼠还在附近东张西望,不时来回乱窜,也没个消停的时候。有时还能发现腐朽的倒木上长有一簇簇深褐色的木耳和一些不知名的蘑菇。无数的蕨菜从潮湿而又积满腐叶的地面伸出脑袋,犹如一条条卷曲着身子的棕黄色大毛毛虫。蕨菜又被称之为山菜之王,我国曾大量出口到日本,当地的老乡也常把它们采回家。

小溪两边的黄花草竞相开放,随处可见。山上有时还能遇上一树树盛开的杜鹃花,长有一人多高,花朵是紫红色的,鲜艳无比,那些密集的花瓣犹如地面上的大片紫红色云彩,深浅不一,随风颤动,美得让人心动,至今都让我难以忘怀……其实,这里的许多地方都让人流连忘返,可暂时忘却身边的烦恼和工作的辛苦。

那时的溪水特别的清澈,一眼就能望到底,常有一些大小不一的柳条鱼在水中嬉戏。饭后,我们常到溪边来洗碗筷,一些飘落的食物残渣立马就吸引了不少水中的鱼儿。只见一群群的柳条鱼,大的足有二十多公分长,不断地从盘根错节的树根下冒出来,忽上忽下,忽左忽右,不断地来回穿梭,一些抢到了剩饭剩菜碎末的鱼儿,常常会眨眼功夫不见了踪影,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真不愿离开,总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

不过让人印象最深的,还是跃进山的夜晚。

当一轮银光四射的明月升起,高挂在深蓝色的天上,四周全是黝黑而蜿蜒起伏的群山。此时正值万物精灵快进入梦乡之时,那神秘的棒槌鸟(人参鸟)的啼鸣声,就会从深邃的山谷里传出来,“丽咕、丽咕——”一声

接着,空灵而又显得特别嘹亮,没有一丝的杂音,悠扬地回荡在群山之间,让人不由自主地去屏息谛听。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常常都是在棒槌鸟那神秘的歌声中进入梦乡的。

在那些明月高挂的夜晚,当银色的月光倾泻在大地上,山峦、森林、小溪、野草、野花,每一片柞树叶、杨树叶,甚至还有我们居住的那些深色帐篷,全都像镀上了一层亮银。只有在这般美丽而又万籁俱寂的夜晚,棒槌鸟的歌声,才会从深邃的山谷里传来,来为月光和沉睡着的大地去尽情地歌唱。

据当地的一些老乡说,如果你能循着棒槌鸟的叫声去寻找的话,就可能找到珍贵的野山参,因为棒槌鸟只有在发现野山参的地方,才会去尽情地歌唱。

然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谁循着棒槌鸟的叫声去寻找野山参的。漆黑的夜晚,谁敢到山里去寻找,碰上野兽怎么办?也许,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而已。但我们谁都没有见到过这神秘的棒槌鸟,这倒是个不争的事实。

日子一天天的,就这样过去了。虽然工作比较累,住的是帐篷,喝的是山上的泉水,晚上点的是昏暗的煤油灯,为了工作的需要还要不断地去搬家,但每天都能见到这些美丽的山间风景和可爱的小动物,倒也不觉得生活有多么枯燥和单调,反而觉得有一种难得的野外体验和小小的乐趣。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

意犹未尽

永久的怀念

■李德生文

时光步履匆匆,老父亲已辞世二十五个年头了。

父亲李保宏生于农历1914年1月19日。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鲁北农民,秉承了农村人的忠厚善良,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品质,用自己的臂膀挑起生活的重担,像个陀螺不停旋转,辛勤地在黄土地上耕耘。

老父在农业生产上是把好手,耕耩犁耙样样都在行。

俺很佩服父亲,虽儿时只念过几天私塾,但他可读懂繁文古籍,能写会算。虽一生未过上富裕日子,但他知书达礼,勤奋好学,在生产队当了多年的保管员。父亲还懂些易经卜卦,为乡亲们办了不少占卜婚庆吉日的善事,得到了乡亲们的敬重。

父亲曾经经历的人间苦难和坎坷实在不少,他那写满沧桑的脸就足以证明所饱受的风霜。在旧中国的战乱年代,为了生计,父亲走西闯东,曾背井离乡下过关东。解放后分得了田地,父亲勤劳耕耘,一家有了生存根基,过上了新的生活。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家遇上了三年特殊困难,父亲虽得了浮肿病,仍积极参加生产,迎战困难,奋力自救,带领一家大小度过了那段困难的日子。

父亲一生清贫,安于节俭,任劳任怨。为了全家,每天清晨俺还在睡梦中,满天的星星还眨着眼睛,父亲就早早地去自留地里整理菜畦,要么为菜地划锄松土,要么为蔬菜整枝薅草,要么施肥浇水。当俺起床准备上学时,父亲身上带着露水或泥土才赶回家,尔后帮着母亲做饭,吃过早饭后再去生产队干活,把自己的辛苦和汗水都倾注到土地上。

父亲虽文化不高,但特别喜欢有学问的人,从小就关注俺的学习,送我进学堂,希望我好好读书,多长知识和见识。记得刚入学不久,有一次因淘气逃了学,父亲知道后不仅严厉批评了我,还第一次给了体罚。从此在学习上不敢再懈怠,勤奋而努力着,也一直从心里希望自己不辜负父辈。之后,俺的学习成绩一路提升,从小学到高中始终都在前列。

高中毕业后,俺回到农村参加生产劳动,还担任了村团支部书记。1973年冬,俺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离家那天,父亲用一辆北方人独有的破重自行车把俺和行李送到县城集合点。分别时,老父亲从棉衣口袋里掏出不知积攒了多长时间的仅有的20几块钱塞到俺手里,并叮嘱:“管好自己,到部队,要好好干啊。”这一幕终生难忘,它寄托了多少父辈对儿女的关爱和期望。

从军十几年,从新兵连到老连队,俺磨爬滚打,勤奋进取。不管遇到多少困难,老父亲的嘱托总在耳边激励着我奋斗。俺没有辜负父辈的期望,在部队这个大熔炉里锻炼成长,不断进取。

当父亲接到部队的喜报,了解到俺的每一点进步,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当俺在部队入党提干,虽算不

上为“堂构增辉”,但俺是穷乡僻壤的小村庄几十年来唯一一个在部队提干的人,父亲的脸上洋溢着骄傲和欣喜。

俺在部队十几年,父亲为了不让我分心,不耽误部队里的工作,家里不管遇到什么难事都不告诉我,就连母亲病重也没有说一声,一切事由他和兄长扛着。

在那些岁月里,是老父亲用勤劳的双手,坚韧的臂膀支撑起全家的生活重担。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其实,父亲的牵挂挂儿女的心里明白。

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了大包干,父亲虽是60多岁的人,仍下地不停耕种,为这个家忙碌着。

父亲劳累了一辈子,身体大不如以前。1989年秋末母亲的去世,父亲的身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更为伤痛的是,1993年哥哥突然病亡,父亲接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残酷现实,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

党的好政策使农村生活逐步发生着变化,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儿女们也都成家立业,孙辈绕膝。晚年的父亲,本应多过几年好日子,享点清福。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他却得了脑血管病,虽经救治挽救了性命,却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尽管子女们细心照料伺候,病情还是一天天加重。

说起父亲,总会想到伟岸的山、荒原的树、无际的海、擎天的伞和挡风的港。尽管老父病了,他依然是家和亲情最有力的支撑。父在,家就在,因而常常催俺踏上回家路。

父亲先是思维有些迟钝,往后意识越来越混乱,神志恍惚,沟通困难,生活也难以自理。每当俺回到他身边,父亲总是注视着我,目光虽然呆滞,神情却无比慈爱。给他喂饭时,他那有点混浊的眼睛不时流下泪水。此时,面对无语的父亲,俺从他那难以表达的神态中,仍感受到亲情和父爱。

都说母爱如水,父爱如山。父亲一般不善于表达对子女的爱,选择把更多的爱存在心里。可这种爱是人间任何一种爱无法取代的。伟大的文学家高尔基说过:“父爱是一部震撼心灵的巨著,你读懂了它,你也就读懂了整个人生。”

病重的父亲已不能进米食了,俺直愣愣看着被病魔折磨的父亲,是那般的无助和无奈。1996年10月20日深夜,俺守候在父亲身边,父亲没有留下一句话,悄无声息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现在想起父亲,鼻子总还是酸酸的,内心深处留下不少深恩未报的愧疚和悠悠不尽的思念。

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终生难报。我想,每个人应学会感恩,懂得感恩。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在父母有生之年,珍惜父母在世的时光吧,多尽点孝心,莫到“子欲孝而亲不待”的时候,留下悔恨和遗憾。

时至今日,记忆如离弦之箭,多年的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老父亲是朴实平凡的,也是伟大的。

人生智慧

陟则在巘,复降在原

■岱渊文

孔子的儒,老庄的道,中国化的释迦摩尼,而后是德先生,再后面是赛先生,对于世界毫无了解的孩童接受信息的能力是很强的,我们一开始便染

上了所有的颜色,仿佛足不出户就参悟了世道本质。

终于到了人生最迷茫的时候,周围不会有人理解我,害怕泯然众人的时候,尼采的群氓理论深深吸引了我。对啊!周遭那些不理解我

的家伙不就是群氓么?而我,不就是尼采想创造的超人一样,超脱芸芸众生的么?几乎立刻地,我陷入了反思:是不是每个读到这的人都会这样想呢?

转而到了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的灵魂不朽,在“不正义”的浪潮中坚信自己的“正义”会被实现。从自己想到了作者,在哲学中,我跨越千年跨越千里反省交流借鉴,然而哲学的无尽争论似乎永远得不到

结果。“那这不就是在浪费时间……”有了这样的反思,我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投注到理科——尤其是化学上,因为化学给我一种“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感觉。

实验以甚至不盛大的失败告终。再一次为自己终将堕入凡尘而踟蹰。释迦摩尼用苦行劝我坚持,伊壁鸠鲁企图以快乐诱我追寻,老庄当然,一如既往地让我顺从命运,顺其

自然。惘而怅矣!沧海一粟,昨夜的黄梁,明日的狂气,只是一个筋疲力尽的小孩在哭喊?

“人生在于经历”,无法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但是可以永远走在自己前面,去反省,去探索,去经历属于自己的人生。沉淀也好瓦解也罢,傲慢也好自卑也罢,坚信也好反思也罢,供不可被比喻、不可说不可的全新的自己批判。